

三李年譜

關中三李年譜卷八

山陽吳懷清編

天生先生年譜附錄

國史儒林傳李因篤富平人明季庠生博學強記貫串注疏康熙間詔舉博學鴻儒因篤夙負重名公卿交薦之授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疏言幼學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比者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士旁采虛聲聯塵薦牘促臣赴京屢具呈辭疊奉部駁隨於三月朔扶病考試復蒙聖恩授職檢討纂修明史受恩深重

何忍言歸。惟是臣母年老多病，呻吟牀褥。臣只一弟，出繼旁支。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回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鉅壘之恥。奚償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矣。臣自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臣母以晝夜思子，流涕不已。雙目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家無次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許臣歸養叨沐聖恩，以終天

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沒世不忘
疏入 詔許終養母沒仍不出與盤屋李顥涇陽李念慈
稱關中三李按三李之說不一有以二曲河濱雪木及先生爲三李者又有以河濱雪木及先生爲三李者然先生與中孚稱大兄雪木稱二兄則三李之稱終以二曲雪木及先生爲正因篤深於經學著
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
折服焉

李文孝先生行狀公諱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先世有諱
義甫者金元時自山西洪洞縣避亂來關中卜居於美原
縣西之韓家村明初併美原入富平遂爲富平縣人數傳
至公高祖月峯公諱朝觀商官配趙氏曾祖星麓公諱希

賢諸生配任氏祖盛五公諱効忠武舉配楊氏考暉天公
諱映林私諡孝貞先生故馮恭定公及門士以諸生年二
十七終妣田氏勅贈侍御見龍公孫女增廣時需公女孝
貞公舉丈夫子二公其長也仲君因材字大生少公二歲
李氏世素封以鹽筴起塞上孝貞公好讀書不問家人產
致上郡淮揚塵盡成甌脫及捐館舍屢經兵燹田廬焚毀
殆盡太孺人茹荼撫兩孤備極劬勞而門戶蕭條外內無
倚以故居外家之日多公生而岐嶷聰悟絕倫五歲從外
祖增廣公受學庸語孟尙書孝經諸書過目卽成誦七歲
太孺人盡出孝貞公所讀書並馮恭定小像付之公泣而

拜受晝夜誦習不少輟八歲能文章出語輒驚人十一應童子試邑侯翔山崔大夫見公方總角戲曰童子能文乎長揖對曰願領教命題面試立就二藝崔覽卷歎曰曠世才也再試文益奇拔置第一榜出閤邑皆驚是歲入邑庠十三食餼二十人中無何潼關師潰逆賊戕秦藩僭號西安中原遂板蕩公乃棄諸生專力古文辭尤好爲詩歌到處寺觀或友人書室興發時援筆淋漓題滿壁題已往復哦詠旁若無人而人亦未之奇也獨與宜川劉石生漢客瀉化宋子禎振麟爲詩友公不喜飲酒而二君皆酒徒嘗集土橋寺酒後賦詩劉夜半得奇句羣呼叫絕鄰人皆驚

起登陴疑有他變徐察聲自寺出乃罷去自是交遊日廣
家無升斗蓄而賓朋恆滿座往往貸豪右供酒肴甚至撤
戶扉樓梯以爲應意豁如也十七遍遊長安觸目感懷倣
少陵作秋興詩八首其寓意深遠人莫能解會豳州守蘇
公東柱伏羌令趙公志汴奉檄入闡於古勳衛郭氏子案
頭見之稱賞不置問作者爲誰郭曰吾友富平天生李子
作也二公曰其人安在郭曰見寓舊王孫子斗家二公曰
可得見乎郭曰此人崛強不可以勢屈郭以計鉤致之乃
與二公一覲面時上谷陳公上年備兵固原爲子延師而
難其人訪及二公二公舉公姓名應曰李君少陵後身也

師無踰此人者出公秋興詩示陳公陳公誦之擊節歎賞
曰吾師乎吾師乎遣其子具車馬奉書幣至公家先起居
太孺人徐陳贄儀公怒曰吾山居奉母布褐是甘安用此
璀璨者牽吾作曳裾容揮之使去太孺人勉之曰汝高尙
其志故應爾爾然伏處巖穴中名不出里閭交不越鄉國
古之人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汝果足乎且汝嘗自比
徐孺子盍一往下陳公榻公不獲已出而受聘抵固原陳
公郊迎三十里一見恨相知晚遂定昆弟交未幾陳公擢
參藩迎公至雁門署雖在西席惟太孺人是念歲必兩省
太孺人嘗預止之居雁門數年益發憤讀六經及濂洛關

聞諸大儒書所著詩文益高古精邃名播海內一時騷人
詞客趨雁門如驚其最著者傳徵君青主自太原至顧徵
君甯人自崑山至屈逸人翁山自粵東至他若小諸侯奉
職貢玉帛而來者邸舍不能容自有名士以來以布衣聳
動四方未有如公之盛者也會陳公奉裁旋里公送至保
定不忍遽言別俄聞顧徵君以誣繫濟南獄星夜馳往救
徵君多否少可出語恆忤人惡之者衆又質故家腴產值
千金姦人乘隙謀刼奪適公至代爲白其冤臺司旣夙聞
公重名又見其倜儻豪邁吐音若洪鐘兩目雖短視而有
時光炯炯如電人皆畏之立脫徵君於獄而姦人謀亦息

公於是義聲振天下徵君旣得脫復攜貲遊山右公送至
祁縣辭歸省覲值鄉人仕楚者獲罪於臬憲高公知公與
高有舊促公來排解到楚數月黔滇告變騷動湖南北公
虞憂及太孺人別高馳旋比至家秦隴俱亂山寇時時窺
門庭 朝廷方不次用人邑大夫九芝郭公傳芳總戎鄜
州張公夢椒皆公厚友謀欲薦公於當事力辭乃已然公
屏居北山下去西安雖二百餘里凡軍機密議待決于公
者郵使相聞絡繹不絕公厭之避地鳳翔又之延安而所
至監司守令皆倚公如長城公歎曰名之累人有如此夫
今上十有七年 詔集諸儒纂修明史大臣各疏薦公

詔命行省敦發公念母老白兩臺咨部而都駁益嚴大孺人勉令治裝抵都具呈具疏部司皆弗納總憲環極魏公象樞憫其誠代爲題請亦不報十八年三月預試授翰林院檢討到任未兩月卽疏乞終養三十七上而始上聞疏天子違部議允終養公於是振衣而歸歸之日公卿大夫及同館諸公供張祖道都門外輿數百乘各賦詩贈別道旁觀者咸嘖嘖歎羨以公之去爲榮抵家具冠裳拜太孺人於堂下隨易常服見宗族戚友口不道京邸事居家不改寒素風出門乘羸馬從小奚遇者不知爲貴紳與令丞簿尉往還如舊儀非公事不至邑城然民間利弊應

興除者非口陳則走書聞而一無所私省會諸公遇大事
必迎公而質事已卽旋未嘗經旬留每晨興定省甫畢賓
客卽盈門無貴賤遠邇皆盤桓竟日其命使手賁尺牘候
起居乞詩文者紛集如蠅公耳聽口答手不停書五官並
用不相妨又敏贍能記憶兼劉穆之陳元康之長然雖終
日酬應勞頓而於太孺人寢膳湯藥事事必躬親如是者
五年太孺人竟不起公泣血苦塊動遵家禮服闋例應赴
補公曰母在尙不欲仕況已沒乎乃具呈告病制府希公
慨爲代題奉 俞旨在籍養病而公於此亦漸衰矣是時
交遊諸老零落殆盡惟宋子禎先生無恙延至家塾彼此

唱和爲樂自臺司以下至於郡伯邑令莫不致敬盡禮而
惟學憲生洲許公孫荃岐山令紫庭茹公儀鳳知公最深
許行部過邑必枉道式公廬其華嶽集皆經公訂正茹常
葺朝陽書院迎公講學教岐士梓其語錄行於世已巳春
蚤起爲人作記覺右臂舒緩不能屈遂得瘼症余往候之
執余手曰吾其殆乎余曰尊體偶違和尋當瘳奈何出不
祥語公曰不然計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以左手
撫心曰無一字不從此中刻畫出血枯矣其能久乎自是
語蹇跬行須杖然終日憑几讀書或改正舊稿無異于平
時又四年壬申冬疾漸劇易簣時長君涓請後事正色曰

吾年逾六十不爲夭汝輩勿過哀吾雖列縉紳家無餘財
喪葬勿逾禮汝奉母安貧彊學問勿曠廢孫同吾鍾愛善
教之勿因循再問不語少頃索水浴浴訖瞑目卒是日大
風起東北拔邑庠殿前樹邑大夫常熟蔣公陳錫歎曰梁
木其壞應在李先生乎已而訃果至先是余聞公疾增重
比馳候已蓋棺矣適高士子元康先生亦來候同余痛哭
柩側皆失聲仲君大生泣而言曰吾兄不得諡於朝古之
人若王文中孟貞曜柳文肅吳貞之此字似誤諸公諡皆出於
私吾兄知己莫兩君若其議之康先生曰公諡固不可緩
然必俟衆議乃公吾二人安知非阿所好者他日諸友人

門生畢集喪所咸曰公官太史文章冠當代宜諡曰文康
先生曰韓昌黎楊大年王介甫朱紫陽皆諡文以大年介
甫律之公於文奚愧然公固辦香紫陽者恐不敢同其諡
愚謂公始終以孝聞諡曰文孝不亦可乎余時在末坐起
而贊曰康先生可謂公之知己矣夫公之行莫大於孝而
孝非顯揚之謂也昔夫子惡三家無禮因孟孫問孝告樊
遲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曰大孝終
身慕父母又稱曾子之孝曰養志公之生事死葬夫人而
知之矣吾嘗見公家四仲祭祖其祖母楊嫡也無所出祖
母任庶也實生孝貞公以恆情論之躋任並楊誰其知之

而公則位楊於祖右題曰恩祖母位任於祖側題曰生祖母其抑情遵制非祭之以禮乎自少及老念孝貞公賁志蚤歿未嘗不涕泗滂沱非終身慕父母乎幼時遇太孺人怒必跽請罪俟色霽乃敢起旣壯遊於外凡被服玩好之物可以娛母心者必購之以歸太孺人或盡班之姑姊娣姪公不惟無吝色猶恐班之未遍致慈母歉然也非所謂養志乎由是觀之公之孝大矣請如康先生議咸曰允哉遂定諡文孝先生云嗚呼此公之大略也而未及其軼行公爲人友愛性成仲君童時偶放蕩太孺人欲笞之公跽謝曰材幼少知識過皆由兒願代受責公泣太孺人亦投

杖泣仲君遂感奮嚮學問文行幾與公齊名遇宗族戚友
雖疏遠皆待以禮貌其稱謂各如其行或有急難貧乏者
極力拯之傾囊周之毫無矜容亦不望報蓋厓李二曲先
生顓有道士也公素以兄事之其避寇寓軍寨一切室宇
器用雖邑大夫爲之供辦無缺實公隱爲之力壻楣石生
先生子也幼孤無倚並其母迎至家供待有禮楣蚤天命
長君渭撫其遺孤以至成立公無德不報於陳上谷則感
佩終身陳在日歲常親候旣沒每過保定必拜祠下流涕
而去平生畏友惟顧徵君一人其誄顧有一代悲梁木干
秋響杜鵑句則公之嚮往可知矣故總憲秋岳曹公溶大